

00 后留学生爱上中国古诗词,或许只需要一首歌的时间

【文/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图/受访者提供】

从学说中国话,到迷上中国古诗词,或许只需要“一首歌”的时间。一首家喻户晓的热门歌曲,一个热播的综艺,一条网络上的热门短视频,一部经典永流传的电视剧或电影,就能够让00后的外国年轻人轻易说“爱上”。而一旦有所了解,进而对中国文化欲罢不能,就成为了一件理所应当的事。



张颖秋



博塔阔姿

博塔阔姿:短视频原来是“启蒙老师”

“我爱上古诗词,对中国产生兴趣,是因为喜欢看中国的短视频。”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预科生博塔阔姿(Yerlankyzy Botakoz)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记者。这个漂亮的哈萨克斯坦姑娘生于2007年,从新疆小学课堂里懵懂地摇头背诵,到如今能够赏析苏轼笔下的江南烟雨,博塔阔姿的诗词之路,恰如一条横贯古今的文化丝路,连接着中亚草原与江南水乡。

博塔阔姿与中国诗词的缘分始于新疆的小学课堂,她曾在那里读过一阵书。“全班40多人一起读《静夜思》《弟子规》,跟着节奏摇头晃脑,那是吟诵的感觉。”回忆起初次接触古诗的场景,她的眼中闪烁着怀念的光芒。那时的她并不理解“床前明月光”的意境,只是机械地跟随同学们背诵。这种摇头晃脑的诵读方式曾让她困惑不已,“我心想为什么要摇头,他们在干什么?”

这种最初的接触虽然懵懂,却在博塔阔姿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回到哈萨克斯坦后,当她在抖音上再

次看到人们朗诵古诗的视频时,突然明白了那种摇头晃脑的意义——“是为了更好地投入到古诗中去了解它”。这种顿悟让她开始重新审视那些曾经死记硬背的诗句,也让她对中国诗词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奇。

在离开中国的日子里,博塔阔姿通过抖音、小红书等平台保持着与中文的联系。“短视频是我学习中文的唯一渠道。”她坦言。每天刷抖音时,她会特意摘取有价值的內容,反复聆听、模仿。从日常对话到专业术语,从网络用语到古诗赏析,这些碎片化的学习逐渐构建起她的中文世界。

古诗词当然是自学之路中“最难的部分”,博塔阔姿摸索出了自己的学习方法。“要读很多次,然后再把它拆开逐字去了解是什么意思。”而一旦明白了诗词的意境,就会很轻易喜欢上。她特别喜欢王维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这两句话在哈萨克语中需要很长的表述,但中文古诗却能如此简练。”中国古诗词所带来的美学体验,让她深深着迷。

2024年9月进入同济大学预科后,博塔阔姿的中



张颖秋:诗词大会开启“中国诗心”

张颖秋(NALINNIPHA ZHANG)是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留学生,来自泰国,却有着一颗炽热的“中国诗心”。从曼谷到上海,从懵懂好奇到深入研究,这位生于2004年的女孩与中国诗词结下不解之缘的旅程,恰如一首婉转悠长的诗篇。

一首王菲的《水调歌头》让她爱上苏轼

张颖秋的诗词启蒙始于家庭。她的父亲是上海人,母亲是泰国人,在家虽然说的多是泰语,但偶尔和父亲在一起,父女俩会说起中文的“密语”,甚至还能说上一口洋泾浜的上海话。

特殊的跨国家庭背景为她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中文学习环境,而真正打开诗词大门的,是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小学的时候,张颖秋和父亲一起坐在电视机前,被节目中的精彩对决所吸引。很多都听不懂,但电视中才华横溢的武亦姝,更是让她感到钦佩。

以此为契机,她开始尝试学习一些简单的古诗词,也在聆听与解读的过程中,深入体会到了诗词的魅力。“诗词的奇妙之处在于,它可以不着一字,却能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情感,这让我感到很神奇。”就像李白的《静夜思》,那片洒在床头的月光,让张颖秋真切体会到了诗人内心深处的思乡之情。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在泰国的文学作品中是难以见到的。

父亲发现了她对诗词的兴趣,便带她去参加曼谷华人社区的诗词活动。2018年的一场中秋诗会上,孔子学院老师朗诵的《将进酒》再次震撼到张颖秋。“老师读到‘天生我材必有用’时,整个会场都安静了。”她回忆道,“那种喷薄而出的激昂,直击我心灵。”

从那以后,她开始主动接触古诗词,让父亲购买相关书籍,并向孔子学院的老师请教问题。父亲为她购置的《唐诗三百首》等入门读物,虽然注解简单,却为她

打开了一扇窗。老师总是耐心地为她解答,让她对古诗词有了初步的了解,“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诗与词的区别,我更喜欢背诗,因为格式比较标准,对我来说更容易记住。”

张颖秋最爱的诗人是苏轼。她学会的第一首词是苏轼的《水调歌头》。最初,她是因为王菲演唱的《水调歌头》歌曲而接触到这首词的。优美的旋律,搭配王菲空灵的嗓音,让她立刻沉浸其中。当她把这首歌分享给父亲时,父亲告诉她,这首歌的歌词就是一首词,一个字都没改,只是加上了旋律。而且,在古代,唐诗宋词也会配着乐器演奏。这让张颖秋觉得十分神奇,她意识到,配上旋律背诵诗词,不仅能增强记忆力,还能让诗词的魅力更加凸显。

“就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能感受到很浓厚的中国人对家庭团聚的渴望和豁达细腻的情感,其实我爸爸也是这样。但泰国文化不一样,家庭观念更独立一点。”她更能体会到身在异乡的父亲的情感,也发现了中国文化与泰国文化的不同,这让她感到很有趣。

诗如时间胶囊可以穿越古今

2022年,张颖秋如愿进入同济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系统性的课程设置让她对诗词的理解不再停留于表面。“诗如时间胶囊”,这是她独特的感悟。她发现短短几句诗词,却能封存几百年前的历史片段和情感。

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她学会了从历史背景解读诗词,苏轼被贬时的豁达、李白漫游时的豪放,让他们

笔下的一句句诗都变得鲜活起来。身边的中国同学也会给她提供独特的视角——比如与同学们关于《红楼梦》中黛玉葬花情节的讨论:“中国同学认为这表现了黛玉的坚强而非柔弱,葬花是黛玉对生命尊严的捍卫,这种视角的碰撞让我受益匪浅。”

学习过程中,张颖秋也面临不少挑战。古汉语的艰涩、文化背景的隔阂都曾让她却步。但她也有不少小妙招,比如独创的“拆字法”理解:“‘忧心’的‘忧’,左边竖心旁,右边是‘犹’的另一半,加起来就是心上犹豫的意思。”这种方法不仅实用,更让她体会到汉字构造的智慧。中泰诗歌的差异也是她关注的焦点:“泰语诗歌往往直抒胸臆,而中国诗词善用意象,‘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种含蓄之美令我着迷。”

随着学习的深入,张颖秋的视野从诗词扩展到了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秦始皇、汉武帝等历史人物引起她浓厚兴趣,父亲推荐的《中华上下五千年》成为她了解中国历史的入门读物。在同济,她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传统文化活动,从中草药到纸扇制作,亲身体验让她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更加立体。“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历史很严谨,对于诗词韵律都很讲究,但其实中国人是非常热情包容的,一点不刻板。”她感慨道。

怀揣着对诗词的热爱,张颖秋还萌发了一个美好的愿望——将中国古典诗词翻译成泰语,让更多泰国同胞感受汉语之美。“我父亲是做中泰翻译的,但他都说,要翻译古汉语、古诗词很难,非常具有挑战性。”她坦言自己还需积累,“但我希望能架起一座文化桥梁,让中国诗词在湄南河畔绽放异彩。”

假期回国时,她已在社区中文班尝试诗词教学,看到泰国孩子对“床前明月光”表现出好奇与喜爱,她感到无比欣慰。从电视节目到亲身学习,从韵律欣赏到文化理解,张颖秋与中国诗词的缘分不断深化。文化交融不仅发生在宏大叙事中,更蕴藏在个体生命的细微体验里。正如她最爱的苏轼诗句,这份跨越山海的“诗心”,也一如明月般可以“千里共婵娟”。

林嵩智:电影和电视剧更适合年轻人理解传统文化

林嵩智(Hayashi Takatomi)是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预科生,今年二月刚刚来到上海。在同济读完预科,他准备报考同济大学或大连理工大学的机械工程或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令人意外的是,这位理工科准大学生对中国古典诗词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吟诵柳宗元的《江雪》时,林嵩智眼中闪烁着光芒,“这首诗只有二十个字,却能让人感受到天地之间的苍茫与孤独。”他说,这种通过极简文字表达无限意境的魅力,正是中国古诗词最吸引他的地方。

林嵩智与中国文化的缘分始于童年。母亲是中国大连人,父亲是日本人,他在小学和初中阶段曾在大连生活学习。“家里主要说中文,所以我从小就在中

文环境中长大。”在中国基础教育阶段,他像所有中国孩子一样背诵了大量古诗文,这些文化种子在他心中悄然生根发芽。尽管后来回到了日本完成高中学业,林嵩智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却有增不减。今年二月,怀着对中国文化的眷恋,他独自来到上海,开始了预科学习,为进入中国高校做准备。

对中国古诗的理解,林嵩智有着独特的视角。“日本古典文学如俳句也讲究含蓄简约,但中国古诗的意境更加宏大。”他比较道,“比如杜甫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短短十字就勾勒出天地壮阔的景象,这种气魄是独一无二的。”在他看来,中国古诗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承载着中国人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深刻思考。

除了诗词,林嵩智对中国历史也颇感兴趣,尤其是三国时期。“那段历史充满智慧与谋略,不仅仅是战争故事。”他回忆说,小时候看过的老版《水浒传》电视剧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最近,他还特意去观看了电影《满江红》,“电影帮助我更直观地理解了岳飞写词时的历史背景和心境,这种形式很适合年轻人接触传统文化。”

然而,深入学习中国古典文化并非没有挑战。“古文确实很难。”林嵩智坦言,“同一个字在古代和现代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意思,通假字更是让人头疼。”但这个05后男孩并不气馁,而是将这种挑战视为探索中国文化深层奥秘的必经之路。



林嵩智

